

背景



有恃公平的游戏规则，
难以表述的社会角色定位

薛东林◎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背景

薛东林◎著

有悖公平的游戏规则，难以表述的社会角色定位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景/薛东林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185 - 771 - 2

I. 背… II. 薛…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159 号

背 景
薛东林 著

出 版 人: 袁其国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50021(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20mm × 960mm 16 开

印 张: 32.25 印张

字 数: 50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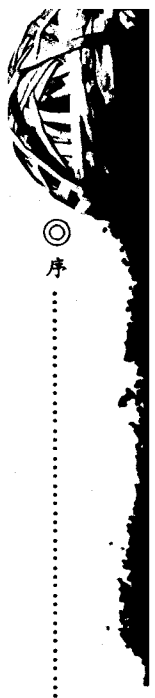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85 - 771 - 2/D · 1747

定 价: 39.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

——引自卢梭《中山书简》



序

这个世界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于是，这个世界，传统打破了，共识消失了，底线模糊了，基础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在陌生人社会里如何法治化生存，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堪称社会学家的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分析：“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新闻……如果我们生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因此，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是以相互不认识为主要特点的，那么，不认识的人之间发生种种关系，只能以契约为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努力走向法治化，而不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

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传统的熟人社会就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及耕读传家的传统乡土社会里，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由于社会流动缓慢，人际交往比较固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熟人社会产生人情优位的特点，即把人情关系放在第一位，不像陌生人社会那样把契约关系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中，法治化生存尚未完全形成，很容易导致道德碎片化，出现非理性甚至反社会。《背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像《背景》中那样具有反社会性质的散兵游勇，就很轻易地坠入罪恶的深渊。更值得思虑的是，这些散兵游勇今后还会不会重复现身。

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不甘寂寞的角

色，满怀着憧憬与侥幸，粉墨登场，跃跃欲试。《背景》用独特的视角将读者引至社会的细微处，让人们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缺少的并不是规则而是对规则的忠贞不二；僭越显规则，奉行潜规则，蔑视他人的平等权利，可以品味出在五彩缤纷的背景下自我锤炼和完善的艰辛苦涩。

法治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总是形形色色扣人心弦。《背景》，以邪恶衬托正义的不易，以恶势力的阴险强大，展现美丑搏击的惊心动魄，深刻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背景》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版，得到了中国检察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得到了马力珍和俞骊两位年轻编辑的热情帮助。正是由于她们没有囿于成见，才使《背景》得以顺利和大家见面。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薛东林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春蕾行动	(3)
第二章 小题大做	(39)
第三章 不予起诉	(70)
第四章 沉重职责	(109)
第五章 打个平手	(147)
第六章 针锋相对	(184)
第七章 权的力量	(231)
第八章 何去何从	(271)
第九章 撞死南墙不回头	(316)
第十章 栽赃陷害	(354)
第十一章 登峰造极	(400)
第十二章 法兮归来	(454)



楔 子

20 世纪初，几名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朗挖出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已经断为三截，接起来有两米半高，柱身上下刻有 282 条法律条款，这就是著名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无独有偶，与汉穆拉比法典同样著名的是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它历经风雨至今仍耸立在罗马城的广场上。

在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也曾经诞生过一只鼎，其缘故同西方如出一辙。可惜没有人见过，它在中国浩瀚的古籍中只有寥寥几笔。《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可以想象，把一部成文的法典都铸刻在铁鼎上，这只鼎应该相当的大。

据推算，我们的这只鼎，出现在公元前 513 年。它早于铜表法七十年，晚于石柱法一百三十年。不难看出，那时的东西方文明并无太大的差距。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人类祖先不约而同地通过自己的形式将法律镌刻在质地坚硬的器皿上，大概为的就是不让它任何一个字被磨损。可不知为什么，人家的石柱法、铜表法都流传下来了，偏偏我们的这只鼎再也找不到了呢？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把什么都精心保存下来了，怎么唯独就遗失了它？

的确，铁铸的法律，应当是不可磨损的。你应当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竖起一道铁壁，你应当不受任何权势的亵渎和侵蚀，你更应当早就把法的意识像铁骨钢筋般打进我们民族的灵魂里去。可你却不知道躲藏到哪里去了？你让虚伪、陈腐的礼教折磨了我们几千年，至今仍然痛苦地咀嚼着一个没有法制习惯的民族的全部悲哀。

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说：“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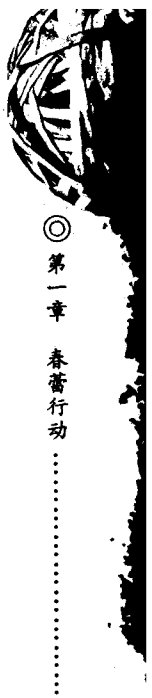
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当一部法律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保护普通公民的自由时，一个公民才有可能不惧怕另一个公民。如今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法治进程中，怎样才能使法律不至于再成为一些人手中肆意摆弄的权杖？

古罗马人是吃一次亏就要修改一次法律，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怎能轻易就把它忘掉呢？是的，今天的中国，恰如卢梭曾经说过的那样：“公民要求的只是法律和遵守法律。人民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有了例外，那就会对他不利。因此，大家都怕有例外，而怕有例外的人就会热爱法律。”可是卢梭讲的这种“例外”在我们生活里又发生了没有呢？我们无可奈何地看到，这种僭越法律的“例外”几乎就像行人在大街上闯红灯、吐痰一样随意而坦然。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不少掌握权力的人心目中，法律的尊严仍然抵不上他手中权力的尊严。除了以往那些快要被淡忘了的惨痛教训有时还能从理性和良知上稍稍提醒人们外，我们在制度上并没有让掌权者感到违反法律有多大的不方便。

种种现实，便使我隐隐觉得写在宪法上那个神圣的关于“自由”的文字，当它对它重新获得认定之后，谁敢保证我们中间不会有人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又丧失了呢？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凡一部成文法的废弛，都是从它的某一个字被亵渎开始的。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有践踏自由的，就必然有捍卫自由的——哪怕牺牲一切。兴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此时此刻，又叫我想起了那只被遗失的鼎。因为它是一件铁器，所以它是青铜器世界里的鹤立鸡群者。那时，铁比青铜罕见得多，“古人铸鼎皆以铜，未闻以铁”。于是，它的存在与否，就成了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考古学家一定在百般寻找它。或许哪一天早晨，某个农民在犁地时会偶然把它翻出来。到了那时候，它一定会与汉穆拉比法典和十二铜表法一样驰名于世。

当然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当，而且应当尽快地把它找回来。它肯定就埋藏在某一片极厚极厚的黄土地里……



第一章 春蕾行动

苏正青这天晚上下班回家是几年来最早的一次，不是他不想正常下班，而是公务缠身啊。自四年前，他走马上任江远市检察院检察长一职，不是在市里开会汇报工作，就是在院里分析研究案情，一直未曾间断。对他这样一个市委领导秘书出身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也无怨言。如今角色换了嘛，不能再唯唯诺诺，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定夺，果断拿出主意。今天可实在不行了，忽然的感冒加上连日来配合公安局的“春蕾行动”，体能似乎已消耗殆尽，几乎就想立刻躺下，美美地睡上几个时辰，毕竟小五十的人了！

此刻，载着苏正青的小车悄然来到他家楼下，车上的电子钟显示：2006年5月19日21：30。天早已黑透，地处长阳区怡园路6号的大院里树影摇曳，一片寂静。皎洁的月亮高悬中天，泻下溶溶月色。苏正青拧开自家的门，正见夫人薛蔚在客厅的书案旁研墨。进入房门，便嗅到一缕淡淡的墨香气。

苏正青忍着嗓子的疼痛，招呼道：“我回来啦。”

薛蔚身子没离开桌子，只抬一下头，先是微微一笑，转而一副惊讶：“咦？今儿是什么风，这么早就把您给吹回来啦！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呵，我的检察长大人。”薛蔚不知他早回来是因为身体不适，信口开起了玩笑。说着又埋下头去，铺开宣纸，操练起书法来。苏正青斜了一眼，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夫人时常最爱操练的诗文之一。

苏正青到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杯白开水，走出来快快道：“看来心境不错啊，还真有一番闲情逸致。”随后往客厅的沙发上重重地一坐，将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困乏的眼睛。

“怎么啦，怎么啦，啊？”

她声音不大，口气却委婉可亲，“难得一见，说话可别这样酸不溜溜的。”

“好好好！校长大人，今天我可没心情与你打口水仗。”苏正青仍闭着眼睛，有力无气地回答道：“我又没说什么，看你不依不饶的。”说着，睁开眼睛，挺了挺身子，拿起杯子，抿了一口水。

不一会儿，薛蔚搁下毛笔，抬起头，对着苏正青又是一微笑：“过来呀，帮我斟酌一下，看看有没有进步。”说话间，苏正青没有挪位，倒是薛蔚拿着写好的字幅，凑到他跟前。

苏正青并不擅长书法，不过以他二十多年官场阅历，时常观赏一些书画展，听得一些行家点评，故而也能说出几句内行话来。其实夫人的书法毋须他来品头论足，因为薛家世代书香，家风严谨，相传祖上中还中过晚清状元。到了薛蔚父辈这一代，虽不及显祖们那么尊荣，但在整个城里，仍然是有脸面的人家。薛蔚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底子厚实，中学课程除了理科，门门拿得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兴任人唯贤的那会儿，她自然成了一名重点中学校长。当然书法亦不例外，叫做见字如见人——端庄秀丽，早在大学时代就小有名气。

既然夫人求他给点评点评，还是得拿出点架势来。苏正青强打起精神，装出一副很内行的样子，语气里透着羡慕意味：“夫人，这么多年了，行书流畅，结构完整飘逸，还是那样……啊？还是那样……”

薛蔚乐呵呵地问：“怎样？快说嘛！”

苏正青眯起眼睛，想趁机恭维，但词不达意地说：“还是那样……啊？那……那样柔情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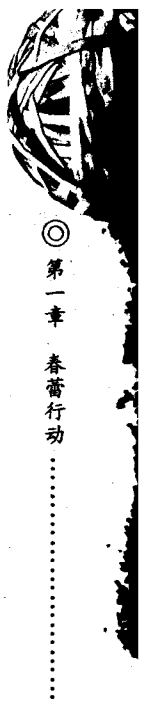
薛蔚甜蜜地笑道：“您这是在说人呢，还是在说字？”

苏正青扮了一个鬼脸：“当然说字，不过也顺带说人。”

“啥柔情似水？”薛蔚捂着嘴嘿嘿笑起来，脸上掠过一丝绯红：“正青啊，我这是‘老夫喜作黄昏颂’啊，哪来的柔情似水呀？你不把我当‘黄脸婆’就谢天谢地喽！”

苏正青继续奉承地笑道：“谁不说咱夫人年轻漂亮，才女一个！嗯？”

薛蔚不禁心花怒放，嘴上却说：“瞧您说的，我哪儿年轻漂亮哦，



还外加一个什么才女……真是胡说，拿我寻开心不是？能做一个贤妻良母也就不算枉来世上一回了！”

苏正青把字幅还给薛蔚，颇有些风趣：“哎，这一点您还别谦虚。夫人，没您这位支部书记，这和谐家庭还真有些难度嘞！”

薛蔚将字幅放回到书桌上，不无埋怨地说：“还说呢，咱娘儿俩成天见不到你的鬼影子！也不知你忙个啥？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你又不回，你那‘办案重地，闲人莫入’，只好在家里……”

正在自己房间里温习功课的女儿茜茜跑出来插话说：“妈，你还别埋怨，我爸可是位安分守己的良民。”

苏正青亲昵地拍拍女儿的脑袋，苦笑说：“茜茜啊，做个良民也不易啊。瞧，书记又在等着了！”

薛蔚脸上露出愠色，抿抿双唇说：“茜茜，听你爸这话说的……你也太抬举我了吧！我算什么书记？连自己的学生都保护不了……”表情立马沉重起来。

茜茜马上揭露道：“爸，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妈妈不断地向我通报，为她们学校的一名学生鸣冤叫屈了。这事关下一代的事也不好太马虎了，就替你做了一会儿主。现在真检察长回来了，我这模仿秀也该下岗了！”

苏正青意识到了什么：“别别，茜茜，你千万不要下岗，我得去睡觉了，明天还得起早！这模仿秀你还得做下去，没准哪天也能到‘星光大道’上风光一把呢！”

薛蔚急了，伸手一把拉住他：“哎，哎，苏检，你总得赏个脸吧？我在这儿都候你几个时辰了，检察长大人，怎么说也得让我奏上一本吧？你别怕，我知道你日理万机，咱长话短说！”

苏正青不听也知道夫人想说什么了，可是一点儿不听又不行，只怕连女儿都要责怪他，只得答道：“好，好，好，书记同志，给你一刻钟！”

薛蔚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行，一刻钟就一刻钟！”说着，把苏正青往卧室里拉，回头对茜茜说：“复习完功课早点去睡觉。”

进了卧室，苏正青往床上一倒，闭上困乏的眼睛：“说吧，说吧，抓紧时间汇报！”

薛蔚上前去拉他：“起来，起来，苏检，你哪像听汇报的样子？”

苏正青叹了一口气，苦巴巴地说：“老婆，咱俩夫妻一场，你就

可怜可怜我好吧？这几天总共加起来没睡过十个小时，真想一觉睡到明天天亮……”

薛蔚以为他在搪塞，生气道：“好，好啊，那你就睡……”

苏正青拗不过夫人，坐起来，撑起眼皮：“有什么话快说，再不说正事，我可要睡了！”

薛蔚不啰唆了，绕着弯子道：“唉，你不知道，我们小区门前开杂货店的王大妈，她家小儿子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听说和省里一个什么大干部人家的亲戚较起劲来了。”

苏正青心里打起鼓来，但没说话。

薛蔚一副痛惜的样子，喃喃自语道：“多好的学生，说抓就抓了？这事儿……你看能不能关心一下？”

苏正青一听是开后门的事，哈欠连连，一言不发。

薛蔚推了他一把：“哎，你倒是说话呀！”

苏正青忍不住又一个哈欠：“书记同志，这种事也配得上跟我说？不该你管的，你最好别管！”

薛蔚拉长着脸，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连珠炮似地问：“哎，苏正青，你这叫什么话？我怎么就不该问，啊？他是我的学生，而且是一个好学生！难道为了区区小事，非要废了人家不成？”

苏正青摆摆手：“这事你就不要说了，公安机关会实事求是的，即使不实事求是还有检察院、法院呢！”

薛蔚忽然激动起来，大声反驳道：“哎，我说正青，别打官腔好不好？这年头还不是官官相护！一些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我希望你们保持清醒头脑！苏正青，我告诉你，这几天外面传言可不少，有些话说得还比较激烈。一些人为了拍省领导的马屁，不惜歪曲事实，硬是造假！”

苏正青做了一个手势：“打住，打住！书记同志，请你就事论事，不要乱联系！——你就敢保证公安局抓错了人？”

薛蔚睨一眼苏正青，不接他的话茬儿，只管进攻：“我的学生，我还不了解，能犯什么大事？公安局是不是抓错人，我无从判定，也无资格判定，但从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来看，就略知一二。”

“家庭背景？”苏正青这才睁开眼睛，盯着夫人，“背景？什么背景？抓人和背景有什么关系？”

薛蔚愤愤不平，自问自答道：“最近几天，大家都在议论，双方



打架凭什么只抓一方，啊？还不是因为……还不是因为一个有权有势，一个无权无势！”

苏正青咧咧嘴：“哎，有事说事，不要乱扣帽子嘛，怎么扯到权势上面来呢？书记同志，我再告诉你一遍：请你就事论事，不要乱联系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话虽这么说，可现实没法不让人联想啊！听说，那小子是省委组织部长家的亲侄子，叫什么……噢，叫贾斌斌……当真君子犯法不与民同罪呀！”薛蔚斜一眼苏正青，“王大妈的小儿子已经被罚了二百元，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昨天一早又被派出所叫了去，到现在人还没出来。我就纳闷：不就几个小青年打架吗？莫非这事儿也被上面‘高度重视’了？……这几天，王大妈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王大妈着急，我也急啊。”

苏正青漫不经心地责怪道：“你着得哪门子急？案子的反复很正常！王大妈着急可以理解，你就不要大惊小怪，跟在后面起哄了。——还有没有事？没事就早点睡。”

薛蔚这会儿真有点急了，脸色更难看了，口气似乎越来越大：“看你说得多轻巧！我能不着急吗？即使从一个校长的责任心上来说，也不能不关心这件事。你不知道，这学生功课门门拔尖，在全市算得上高才生呀。还有个把月要高考了，这眼瞅的日子，能不让人焦心吗？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作为本市的检察长，维护正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啊！不然……要你这个检察长干什么？！”

被夫人连珠炮似的一番猛攻，他仿佛被扎了一针强心剂，正了正上身。夫人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此说来，王大妈的小儿子与茜茜一般大……这么些年的努力，不就为了这一刻吗？自己家的孩子是如此，别人家孩子不也是如此吗？看来今天晚上不表个态，夫人不会善罢甘休！

苏正青想了想，抬起眼皮：“这案子让我怎么管，我感觉只能算一起治安案件，充其量关他几天，到不了检察院！你说，这叫我怎么管？”

“到不了检察院，就不能关心一下？比如，给市石兆魁打个电话，嗯？让他手下的人手下留情！”薛蔚口气软了下来，几乎哀求道，“一个学生究竟能不能从轻处理？教育为主，毕竟未满十八岁啊！”

苏正青一听说让他找石兆魁，连连摇手：“不行，你还不知道？

我和他除了工作外，基本无私人交往，个人关系实在不对付。上次市弘达集团公司 5000 万元诈骗一事，石兆魁让我放人一马，我没有，也不能。现在去找他，无异于将脸伸过去让他煽嘛。不行，无论如何不行。”

薛蔚仍不甘心：“找找其他人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一涉及具体案子，苏正青就是公事公办的口吻：“你看这样行不行，”想了想，慎重地说，“如果案子到了我们这儿，我亲自斟酌斟酌，给想个办法，如果到不了，就说明事情不大，派出所自然就会……”

薛蔚立刻打断他的话，讥讽道：“亏你说得出口，这也叫办法？明摆着公事公办嘛！还是我老公呢！莫要说这案子到不了检察院，即使到了检察院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苏正青嬉皮笑脸：“哎，不光是老公，还是苏检！”

薛蔚怒气冲冲，拉下脸：“对呀，正因为你是检察长我才找你呀！苏检，我看你不通一点世故！这事我不为难你，权当我瞎操心……”说完背过脸去。

偏巧，这时女儿苏茜推门进来，接过薛蔚的话茬打趣地说：“可不是嘛，咱家可是法律之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正气，人人依法办事，处处依法办事！”看着爸爸，苏茜脸上浮出一丝坏笑：“各位，有话慢慢说，别跟吵架似的，如果老是这样，就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精神压力很大，已经严重威胁到我的智力发育！”把作业本递给妈妈，“薛书记，请您签字！”

薛蔚不干：“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找你爸签！”

苏正青拿起作业本，要签名，薛蔚一把夺了过去，在作业本上只扫了一眼就火了：“苏茜，这个星期你到底做过什么家务劳动？还自评优秀？”

苏茜一跳老高，大声道：“哎，苏检，你看见了吧？薛书记又违法了——涉嫌渎职！她一天到晚待在学校，我拖地、洗碗、擦家具她全没看到，竟然就断定我没做家务，这是渎职吧？！”

薛蔚哭笑不得：“正青，你看看这个家，连个秩序都没有——没大没小，她还在狡辩！”

苏正青笑道：“薛书记，你就签了吧。你没有证据的结论，我不予以采信！”



薛蔚把一双眼睛瞪得老大：“那我保持申诉的权利！”说罢，苦笑着签了字。

苏正青笑咪咪地看着女儿，爱抚地问：“茜茜，复习得怎么样了？时间不多了。”

茜茜胸有成竹地说：“基本没问题。就是理科差点，最近，老师正给我们拎重点呢！”

苏正青知道女儿一门心思想当电视主持，除文科，理科跟她妈差不多——整个一塌糊涂，尤其在数学上，上个学期竟然还有不及格的。他狐疑地问：“茜茜，数学一模考得怎么样啊？”

茜茜轻飘地说：“爸，应该还行吧。自我感觉，不说九十分，七八十还是有的！”

薛蔚毫不留情：“自我感觉良好？苏茜，是幻觉吧？！”

茜茜底气不足，不敢恋战，拿起本子就走，回过头嘻嘻着脸：“苏检，薛书记，你们继续谈，继续谈，我就不打搅了！给你们烧水去，我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再一次证明我是如何热爱劳动！”

苏正青也不想和薛蔚谈下去了，站起来，“茜茜，快点烧吧！薛书记，你看……是不是已经超时了？”

薛蔚缠着不放：“哎，哎，你别走啊！你不在家时，茜茜可没给我烧过一次水，你今天也让我沾个光，享受一下茜茜给你的特殊待遇！”

茜茜伸手拦住说：“爸，你别走，水我来烧，这点小事还用不着您！”

苏正青想想也是，便又坐下：“好，茜茜，你抓紧点时间。”

茜茜走后，薛蔚叹口气，和苏正青点名道姓又说起了王大妈家小儿子陶冉冉的事：“正青啊，不是我非要替这孩子说情，如果不尽快给个说法，可就要把他给耽误了。有些事你可能忘了，哎，怎么说呢……”

苏正青望一眼薛蔚，闭上眼睛：“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嘛！”

薛蔚尽量平静自己的情绪：“正青，茜茜上初一的时候差一点被街上小混混欺负的事你还记得不？要不是陶冉冉和王大妈把那几个野小子给怔住，还不知茜茜要遭受多大精神创伤呢……”

苏正青似乎想起来了，嗫嚅地说：“那会儿，我正在省城开会，

是回来后听你说的。别说，还真把我担心坏了。”

薛蔚眼圈红了：“正青，你知道就好，为了护着茜茜，王大妈被人踹了好几脚，差点儿把老命都搭上！”

苏正青一怔：“陶冉冉名字很耳熟，这孩子好像还到我们家来过，是吧？”

薛蔚哽咽道：“来过还不止一次！王大妈家的大小子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老二身上了。谁知，眼瞅着就要熬出了头，却摊上了这档子事……”从茶几上的面纸盒里抽出几张纸巾，擦擦眼睛：“我们不帮帮他们，可就真的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苏正青心里也酸酸的：“所以，你就盯着我，是吧？还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

薛蔚只得承认说：“是的！我不相信这孩子会寻衅滋事，去故意伤害什么人！正青，这不可能啊！”

苏正青仍保持着理智和清醒：“老婆，话不要说得这么绝对。不管大小，我们毕竟是一级领导嘛，对人对事可不要太情绪化哟！”

薛蔚辩解道：“情绪？没有感情哪来的情绪，没有感情哪来的责任？当领导的不为自己的臣民说话，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苏正青一怔，愣愣地看着夫人，半晌无言。

薛蔚仰天长叹一声：“正青，您夫人有一己之见。希望您能记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你一定要为民做主，公正执法啊！”

苏正青亦郑重地说：“薛蔚，这句话我当然记得清！不过，老婆，一定要尊重事实，你也不能以情绪干扰我，是吧？”

薛蔚难受地点点头，点头时却又说：“正青，我当然不想介入法律上的事，你一个检察长必须做法律的‘卫道士’，可我个人感情还真是抛不开呀！还有个事你不知道，陶冉冉再次被抓的那天中午，王大妈打开煤气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捡回一条老命。真让人心情惶惶啊！”

苏正青摇摇头：“这些也不是放弃和干扰执法的理由啊！”

“是的，是的，这……这我知道……”

薛蔚因为是陶冉冉的校长，又和陶家有这么一层渊源，关心陶冉冉案子的事很自然，让苏正青没想到的是，女儿竟然也在关注这起